



素描与随想

素描与随想

钱 绍 武

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· 1979 · 哈尔滨

淘 金 赞

——读钱绍武同志的《素描与随想》

蔡 若 虹

在我国历代画论中，不管是画家们的经验总结或者是评论家的观摩论著，往往交织着正反两个方面的见解，交织着灼见真知和阶级偏见。甚至，在同一画家同一个评论家的言论中，正确的和谬误的言论并存不悖的现象几乎比比皆是。到底是泥沙湮埋着金子还是金子夹带着泥沙，这需要有耐心的淘金者去作鉴别；但是，在历史的长河中，随着时代的推移演变，能够一脉相承、形成体系、绵延不绝地留传下来的东西，总是经过反复实践的检验、而且和劳苦大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东西。黄金是有的，是肯定无疑的。说我国古代画论除了谈技术的部分以外一概不足为信，恐怕没有多少根据吧。问题的焦点是，这些千百年前的古人的言论有没有人去研究？有没有人去作些去芜存菁的工作？而且，是谁最适合于作这一类的工作？很明显，夸耀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好的民族虚无主义者是绝不会在“古为今用”的大道上迈开一步的；迷恋空谈不求实践的“理论家”也不可能为清理祖国艺术理论库藏流下一滴汗水；依我看来，真正的有资格有能力的淘金者不是别人，而是那些尊重民族艺术传统而富有艺术实践经验的画家们自己。

读了钱绍武同志画的许多素描人像和他写的《教学笔记片断》以后，我高兴地对自己说：“淘金者大有人在！”

我认识钱绍武同志已经多年了，但是，只知道他是曾经在外国留学的雕塑工作者，年轻，有作为，希腊罗马大概知道的不少。除此以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可是，当我和他（还有许许多多的美术同行）隔绝了十多年而又重新晤面的时候，他却给我捎来了一份十分珍贵的礼物，这就是他近年来所作的几十幅素描人像和他写的教学笔记，我贪婪地看了一个饱。我很喜欢这些素描人像，特别是那篇教学笔记，特别是笔记中关于笔法的阐述那一段，可以说是深入到我国传统绘画中有关线描艺术的堂奥，说出了国画家没有说出的话，令我又惊又喜。我仿佛是桃花源里的居民，脑子里根本没有汉魏，可是却遇见了世外的来客。

我先看他的素描人像，才看了三四幅，就摸着了他作画的意图了。这不是一般的人物肖像，不是那种把光影、质感、立体感……等等当作绘画的目标的肖像，而是一种真正的人物肖像，是人物的精神肖像，人物的性格肖像。活跃在我眼前的，不只是人物面貌的不同，而是不同的精神风貌、不同的人物个性。作者巧妙地把人物的个性特征和面部特征揉合在一起；正确地说，他是通过，不，他是利用具有特征的面部表情来刻划人物的精神状态和个性。这种技巧，已经达到相当熟练的程度。

听作者自己介绍，他画的这些人物肖像，都是在下笔之前先作过一番调查研究工作，这就是了解对方、熟悉对方的工作。例如和对方交朋友，拉家常，谈天说地……等等。目的有二，一方面是打破对方不敢随便动弹的拘束；另一方面是从对方的动作中找特点。他和一般的画家（主要是西法科班出身的画家）的不同之处，是不怕描写的对象动手动脚，他甚至引导对方有所行动；他就是

要在对方的行动中进行观察，观察对方的音容笑貌，观察对方的行动姿态，观察对方眉目之间、俯仰之间、举手投足之间的细微的变化。所谓精神状态、所谓个性特征、就是从这些动作的变化中显露出来的。只有发现了对方的这些特点以后，才有可能选择他所需要描写的集中点，然后才开始动笔。

绍武同志这种写生的办法，我认为，正是我国传统人物画的“写心”之道。

在距今七百多年以前的宋朝，有个著名的美术评论家叫做陈郁，他的《写心论》是很出色的，是很有影响的。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：“盖写其形，必传其神；传其神，必写其心；……夫善论写心者，当观其人，必胸次广，识见高，讨论博，知其人则笔下流出，间不容发矣。”——请看，这位提倡写心的陈郁先生，他首先强调一个“观”字，然后又强调一个“知”字，而且从“观”到“知”的过程中，又贯穿着“胸次广，识见高，讨论博”这样一系列的条件。他不但把人物的外表和内心的关系作了简要的说明，而且把画家的思想认识和技术能力的关系也作了正确的解释。他强调思想认识的重要性，他认为思想认识是技术能力的统帅。这和那些宣传技术第一、斤斤计较地追求皮相真实的“写实主义”者比较起来，相距何止万千里！

《写心论》虽然出自陈郁之手，可是在他以前、以后、以及同时代的画家、评论家的论说中，与《写心论》语异心同、遥遥呼应者，是很不少见的。翻开我国人物画的历史，几乎是“写心论”与“反写心论”的两条道路斗争的历史。为了说明这一事实，我把历代与“写心”（或者“传神”）有关的论述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写在下面。

唐朝（距今一千一百多年）的《历代名画记》的作者张彦远，大概是人们所熟知的吧。他对于人物画有几句名言：“至于鬼神人物，有生动之可状，须神韵而后全，若气韵不周，空陈形似……”。张彦远主张画人物一定要有神韵，

在唐朝不算是唯一的评论家；可是他的“空陈形似”之说，却是给谨毛失貌的皮相画家当头一击。给后代的影响是不小的。

宋朝的袁文，是从难易之分来评论神似与形似的高下的。他说：“作画形易而神难，形者其形体也，神者其神采也。凡人之形体，学画者往往皆能；至于神采，自非胸中过人，有不能为者。”——这位袁文先生认为描绘人物的精神风貌（神采）需要“胸中过人”的本领，这和陈郁强调的“胸次广，识见高，讨论博”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。

元朝的书画兼优的赵孟頫，也说过“画人物以得其性情为妙”。这是他对别人的作品的赞赏；同时，也是对于“不得其性情”的人物画作品的批评。

说得比较详细的是明朝的李君实，这位先生能书善画，有《书画想象》等著作不少。他曾经写道：“凡状物者，得其形，不若得其势；得其势，不若得其韵；得其韵，不若得其性。形者方圆扁平之类，可以笔取者也。势者转折趋向之态，可以笔取，不可以笔尽取；参以意象，必有笔所不到者焉。韵者生动之气，可以神游意会，陡然得之，不可以驻思得也。性者物自然之天，技艺之熟，照极而自呈，不容措意者也。”——按照李君实的说法，绘画有两大要点，一是技术（笔），二是形象思维（意象、神游意会）。描写人物的外形和动态（形、势），可以依靠技术和技术所不能达到的形象思维；描写人物的内在精神气质（韵、性），不但需要熟练的技巧，而且还需要敏锐的思想（陡然得之、照极而自呈）；既不能不动脑子（不可以驻思），也不能主观行事（不容措意）。李君实的这些意见，我看他是在强调描绘内在精神气质的重要性，他是在强调画家要有高度的思想认识和技术能力，他的看法和以前的许多评论家的看法也是完全一致的。

到了清朝，主张“传神”、“写心”的论调就更多了。例如以写真出名、

著《传神秘要》的蒋骥，他的说法就比较接近现在的语言了。他说：“画者须于未画部位之先，即留意其人，行止坐卧，歌呼谈笑，见其天真发现，神情外露，此处细察，然后落笔，自有生趣。”——这个《传神秘要》，可以说是把“写心论”解释得最为通俗易懂了。

清朝还有一个著《芥舟学画编》、大力宣传“活法”的沈宗骞，这是一个很有见识的评论家。他说：“……今人但知死法，不求变化之妙，依样写法，祇是平庸气耳……。”沈宗骞把“依样画葫芦”的画法称为“死法”，称为“平庸气”，这是对那些不在变化中观察人们精神气质的表相画家们的最尖锐、最深刻的批评。从这里，我们可以想象到当时“写心”与“反写心”、“活法”与“死法”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多么激烈。“死法”未死，有时还颇为得势，所以才引起沈老先生的一顿痛骂。

也许读者们会提出问题：你罗列了这么多古人的片言只语，目的何在呢？我说，目的有三：其一，是说明我国历代画论中有好东西，有贯穿各个朝代、已经形成理论体系的东西；有战斗在两条道路斗争的前线、而且取得广大群众的信任的东西；因而，也就能够拿来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服务，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。我说的金子，只有从这个意义来看，才是名符其实的金子。

其二，理论的可贵，在于它能够经受反复实践的检验。只有在实践的认可之下，理论才能够成为指导实践的指针。因为这样，我把钱绍武同志的素描人像和他的教学笔记作为推行“写心论”的一个有力的例证。

其三，被沈宗骞所痛斥的“死法”，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时代，也还是有的。在这里，我必需提到在“四人帮”严密控制下的美术界的一些怪现象，例如：一方面大嚷大叫地提倡速写（这好象是正确的），可是另一方面又取消了课堂练习，“四人帮”的亲信好象不知道速写的基础是慢写，连慢写也取消了，

47.85
81

那么速写又从何而来呢？这是“死法”之一。一方面大嚷大叫地要学习民间美术，而且把学校的课堂移到民间美术盛行的农村去；可是“学习”的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是把民间美术中最好的革命浪漫主义的手法搞得干干净净了，学习民间美术变成了削弱民间美术。这是“死法”之二。最为可恶的，是用照像代替写生的歪风邪气曾经盛行一时（画家身带照像机，给工农兵摆个姿势，然后滴答一声照下来，然后用九宫格放大，然后变成了巨幅“创作”），这种歪风邪气可以说是“死法”的一大发展，是古人还没有用过的“死法”。它堵塞了深入生活的道路，断绝了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途径，在“阴谋文艺”之外又增加了“假冒艺术”的新品种。幸运的是，这些“死法”还来不及在全国各地普遍推行，“四人帮”就垮台了。可是，流毒不能低估，我们还应当提防这些“死法”的死灰复燃；因此，推广“写心论”就成为造型艺术家手中最好的武器。

华国锋同志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（关于文艺工作部分）中，特别提到“发展各民族具有的独特风格的文艺”；关于这，我认为十分重要。不说别的，单说目前中国画创作中的人物画来说，我们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造型艺术的独特风格还剩下了多少呢？我国具有独特风格的构图、具有独特风格的造型、具有独特风格的设色……还剩下了多少呢？如果大家都把油画、水粉画的表现手法搬到宣纸上面来，我们独特的民族风格还能不能存在呢？……从这些方面来看，问题是严重的，应当引起美术界的普遍注意和警惕。因为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我才敢于把钱绍武同志的理论和实践向大家介绍。我希望出现更多的黄金和更多的淘金者。

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八日

48.3742
18



元立の大信二十歳二十歳
比十休と運冲熱愛易物、性
特別耿直海、好、平流大信
お女道、大信色已流、性、一
性急、















